

深秋,天蓝得透明,阳光干干净净。江水澄澈似练,舟楫欸乃,沿岸翠峰如簇,田野的气息,像滤过一样清新。乡村掀开了最美的襟怀。

仿佛跟随着一千多年前的田园诗人,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远远的村落朦朦胧胧,依依的炊烟飘飘渺渺。深巷里狗在叫,桑树顶鸡在啼。榆田亩环绕的草房,被田、柳树遮掩着后檐,桃树、李树罗列在堂前。门庭里没有权势的烦扰,空房中有的只是闲散的时间。生来就只爱山川田园,从没有迎合世俗的本性,却长久地困于樊笼,遇到过多少蝇营狗苟,目睹过多少作威作福,多少次违心地服从差遣,多少次强作笑颜送往迎来,仕途的忧患,官场的沉浮,行役途中的风霜雨露,而今都归于澹然。一朝归田,如释重负。饱经世态炎凉的长者,将他对待往事的无限感慨融入平易的言语,怨与恨已经杳然,写诗明白如话,“田家语”般的诗句,情至深而语至浅。在一个汲汲于“招权纳货”、争名逐利的时代,独不苟合流俗,洁身自好。(参见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

倾听诗人平白的心曲,时时拨动自己的心弦。

豫园这座城市园林,深受广大中外游客喜爱,陪同亲朋好友逛豫园,也是我的一大乐趣。

上世纪八十年代,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主持豫园东部工程,他多次在现场给我讲解园林,多次吩咐我去古戏台为昆曲演出拍照,更授意我写文章对外宣传,于是我便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上发表了《豫园新貌先睹记》《在豫园古戏台观戏》等多篇文章,而今豫园还聘我当上了专家组的顾问。

豫园这座城市的园林,深受广大中外游客喜爱,陪同亲朋好友逛豫园,也是我的一大乐趣。

上世纪八十年代,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主持豫园东部工程,他多次在现场给我讲解园林,多次吩咐我去古戏台为昆曲演出拍照,更授意我写文章对外宣传,于是我便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上发表了《豫园新貌先睹记》《在豫园古戏台观戏》等多篇文章,而今豫园还聘我当上了专家组的顾问。

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园中所有建筑物均是清末及民国初期后兴建的,故而穿云龙墙敢于蛟龙骑墙头,也就不买皇帝的账了。

但原汁原味的当年物件还是有的,如当年大书法家王羲之题写的“豫园”门楣,大假山、玉玲珑、古井以及潘允端手植的银杏树等。一对元朝铁狮子则年代更久,原是河南南阳的文物,抗战时日军盗抢后准备在沪装船回国,只因临近战争结束而未得逞。

豫园的亭台楼阁、廊桥湖山,几乎涵盖了江南园林的全部精华,“万花楼”是赏花的,“点春堂”可以观戏,“玉华堂”是潘允端的书房,观鱼最佳处的三板桥,使当年克林顿总统夫人看得留恋忘返;值得一提的是两座假山,乃属园中的重点景观。大假山是江南最大的黄山假山,系明代堆假山高手张南阳的杰作,而湖石叠起的浣云假山是出自当代园林大师陈从周之手,月洞门正反面的“引玉”“流翠”四字亦由他所题。

当导游,可得做足功课,一些外国游客往往较真得很。譬如园中的植栽及建筑专用词汇等,弄得翻译们很头痛;不仅如此,连“漏窗”、“铺地”的象征意义也要考你个脑筋急转弯。被问及中国与西方花园的区别时,我还是用亭台楼阁、廊桥湖山与大草坪、喷水池、雕塑群等相比较;当要回答中日园林之异同时,我记住了陈教授访问东瀛时所讲的一句名言:“日本园林是自然中见人工,中国园林是人工中见自然”。终于获得了满意的掌声。

然而我们脚下,是南中国滚烫的经济热土。充满了现代的奇迹和神话。这里开发区的智能化,让千百人的企业悄无声息;这里的机械臂挥舞,高难度的仿真挑战舞狮人的极限;这里的现代通讯设施,可与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直接通话;这里的货轮可直达世界各地,多条高速与高铁穿境而过,机场就在境内;即使是唱地方戏的女孩,也穿着时尚的衣裙。

只是时光,似乎遗忘了乡村。悠悠古村落。时间打磨的家族,如同来自远古的河流,流水绵绵不止。石头斑驳的古村,家谱上的文字,浸满中原的风雨。没有繁华的竞逐,只有浑黄的泥墙和深灰的盖瓦,爬满了茂盛的藤蔓,诉说着重重叠叠的往事。

古厝的石阶上留着喜庆炮仗的碎屑,门楣上的“双喜”泛着笑意。而门前盘根错节的大树,默默无语,在回忆那一夜的月光?在期盼新的花好月圆?满脸皱纹的母亲,是

豫园这座城市园林,深受广大中外游客喜爱,陪同亲朋好友逛豫园,也是我的一大乐趣。

今晚吃小叶灰藿煎饼。

许久不曾规规矩矩买过菜了。日子随兴,任自然而作,任自然而息,我的倾向充满了季节性。想起北极熊秋天以后大肆掠杀膘肥的海豹,深冬至早春则以睡眠度过长长的饥饿时期;夏天改变口味,掘草根,嗜食海藻,耽溺于各种浆果。冰原的生存环境对北极熊而言,一生辗转流离,永远忙着找寻食物。然而我而不一样,不需要喂养那样庞大的身躯,我喜欢的是北极熊的安静,与同类远远避开的深寂。摊一张小叶灰藿煎饼,我也和北极熊一样善于改变种种口味,只是说起季节的灵敏和准确,不知要怎样告诉北极熊有关春天的慷慨,以及小叶灰藿的丰美。

小叶灰藿属藜科植物,大名鼎鼎的菠菜是它的同科亲属。爱吃菠菜的人,必然爱吃小叶灰藿,不爱吃菠菜的人,夸张地记着菠菜的气味,错过了藜科植物的优良品质,也错过了小叶灰藿的素逸清美。

小叶灰藿是美丽的,叶背、嫩枝晕着淡绿的粉霜,婴儿的绿。我坐在田边,与之相对,迎面风。满心呼呼吸,淌满水意,重山广水小叶灰藿成片成片的聚集,但是不吵,仿佛孤只的存在。植物群落,比我想象的安静。

小叶灰藿和善地躺在面糊里,我手上犹有残余的蜡质粉霜,婴儿似的绿粉糊在手上,小叶灰藿的优雅颠覆了我的一贯临事粗略。调理小叶灰藿,常会被它

古村真正的牌坊。一双昏花的眼睛,演绎了多少慈爱的传奇。石磨一样的等待,沉重了思念的翅膀。一年又一年,寒烟衰草凝绿。一年又一年的风,吹瘦了坎坎坷坷的村路,吹不尽远方游子的乡愁。所有不眠的夜晚,捻着衣角拭泪的母亲,总在梦里徘徊。

远近闻名的龙舟,散发着桐子油的芳香;祥和静谧的老祠堂,醇厚流光。坐饮中堂,一杯清茶,沁透了百年沧桑;绿道迤迤逦逦,茂林修竹仍是金镶玉。村庄遥相呼应,争抢着文化的高度。新与旧是两种面貌,映照在历史的镜中;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扫一扫看更多精彩访谈

“水墨于华人而言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她更深植于我们的DNA当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是面对外在世界时东方人的一种智慧。

相传始于唐代,发展至今的水墨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如何将传统优秀的文化艺术与现代设计语言相融合,转化为促进人们生活幸福的创造力?

此次展览呈现了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各专业方向在当代的材料艺术设计中新的尝试,结合玻璃陶瓷艺术设计专业、纤维设计专业、服装设计专业等不同领域的专业性来探索当代水墨语言在材料设计教学中的运用。

本次展览师生作品在注重艺术性的同时,更是将艺术融入了大美生活:例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汉光瓷创始人,时尚设计学院副院长、李游宇教授的陶瓷作品是李老师带领本专业优秀毕业生为上海进口博览会各国际领导人宴会用瓷设计以及国礼瓷设计,代表了当前国际日用瓷设计与制作的最高水平。

马克(Marc Leuthold)教授是我校全职引进的国际专家教授,此前为纽约大学终身教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国际陶艺家协会的常任理事,他的作品深受东方文化的

细质的叶吸引,绿白粉霜仿佛含着光。或素炒、或煎饼、小叶灰藿不宽阔但生年素净,含在嘴里,轻咬细咽,柔静氛围,我向小叶灰藿借得的是深刻的优雅。

也不知小叶灰藿是有花的,密质粉团一簇簇。书上说它密圆锥花序,花被五片,雄蕊五枚,果实为胞果。原来不是所有的花都是那样容易予人看的,小叶灰藿的花密聚成团,光凭肉眼无法胜任,得借助放大镜或显微镜。而放大镜和显微镜下的世界,小叶灰藿不是我看到的那个样子。



古和今是两种修辞,岁月在对比中前行。

此中炊烟老,彼处日月新。

古村是一部教科书。百年的龙眼树,硬朗地立在村道边,苍翠如初;百年的柿子树,骄傲地挂着果实,蓬勃如新妇;百年的老井,依旧像最早的晨露一样清冽甘甜。满壁的青苔,无数的传奇,不一样的内容,千篇一律的形式,从改朝换代,到家长里短,都在这里传播。而主题只有一个:应该在哪里安顿漂泊的心灵。

老井是语言的出口,有一种叮嘱直抵心扉:即使井台的青石板再也无人踏响,即使井圈的花岗石再也不会增添凹槽,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无名的拓荒者,怎样捧出了天地恩赐的甘泉;一定要记住无数的后来人,怎样哺育了一代代生命,同时造福未来。

影响,被世界各大重要博物馆收藏,此次创作的作品是他将水墨与陶瓷有机融合的一次大胆尝试。

刘众老师带来的艺术时装是以当代水墨大师的作品为设计灵感元素。该系列设计主要是通过印花技术来实现其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为了让绘画和人体,以及服装结构三者更好地结合起来,所有的绘画作品都

水墨 DNA 走进美好生活

李柯玲

经过电脑制图的二次创作。实现画中有衣,衣中有画,人在画中,画在衣中,人、画、衣融为一体。为大师们的绘画作品更多元化地融入生活创造出一种新的可能性。

此次展出的大师水墨丝巾系列,由我校青年教师张岚老师指导,纤维艺术设计专业刘宜麟同学设计,上海打样堂支持制作。在忠实原作的基础上,突出水墨的装饰性及时尚感,充分展现了艺术生活化与生活艺术化的设计理念。纤维艺术专业蒋艺老师与德国奥芬巴赫设计学院院长克劳斯·海斯教授共同指导学生完成水墨涂鸦系列作品,由上海鼎天时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持,用数码提

这是我喜欢的一本书。可谓“敝帚自珍”是也。

当编定这本新著时,我感到这样一部散文随笔集,一定应该由自己来谈谈心得。因为书内的文章,写的都是自己曾经的生活。可以说,是我半世人生的真实写照。

每个作者,每次编选自己的文集,总会有不同的念想:你想呈现给读者一部什么内容的文集,或者说,是一部有什么特点的文集。我细细想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也就是从我进入四十岁后的中年开始,已将大部分精力转移到与书有关的领域。淘旧书,觅文史,写书话,不亦乐乎,真是“为书憔悴为书瘦”。先后出版了多种书话专著,如《人与书渐已老》《纸墨寿于金石》《旧书的底蕴》《跟书决淘书去》《淘书路上》等。关于旧书的文,已经写了不少,自然还得继续写下去。

那么,编选这部集子时,我就避开了与书相关的内容,也即遴选二十岁至四十岁间属于“文学青年”时期写的文章,或者是对那段岁月的回忆文字。从人的生命期来说,一般也只有两个四十年。前四十年,一个人精力最旺盛、思想最活跃。当然,也是最不安分、最毛糙鲁莽的阶段。看着这一摞积稿,写的多是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可见我那时的生活,真是够乱的。做事没有一个主心眼,东一榔头西一锤,从家里到屋外,从爱好到交游。写诗之外,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都想去写一写。记得曾读过谢蔚明先生的《杂七杂八集》,倪海曙先生的《杂格咙咚集》,忽然想到,要给自己这本散文随笔集定个书名的话,不妨可以叫做《乱七八糟的生活》。

也许,那段日子,工作与家事繁杂。这样,对我来说,用以写作的时间就不会太多,留下可以看看的文字,就更是寥寥无几。经过筛选,尝能一观的文章仅十多万字,少而又少,感觉可怜得对不起读者。

但就是这不多的文字,却反映了那时我生活的原貌,情感的本真。青春易逝,我再也回不到那种状态,那种对文学的痴迷,对外界事物都充满好奇的求知欲参与欲。是焉非焉,只能让时间去解答了。

从九十年代到现在,时光又无情地走过了二十多年。我很惊讶自己的变化。似乎人生沉淀了下来,热情、敏锐、精力等等,都渐渐散淡。只是为了客观地留下自己曾经走过的足迹印痕,也为了给读者更多地了解一个文学青年走过的“青涩”历程,我将我的青春岁月,袒露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暂不谈书》的书名,也许会让读者想一想,对于一个酷爱书的人来说,不谈书谈什么呢,那就谈谈爱书前的文学岁月吧。

是的,以文学爱好者的热情,以文学的笔墨感悟,来叙事说人,甚至写到的作家朋友与他们的书,也是从文学的角度入笔。这便是我难以割舍的文学情愫。

同时,我喜欢这本书,还因为,这是我今年在六十岁的秋天里,向读者奉献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在我已出版的十本专著中,此书在我心中的分量是不言而喻的。

秋光明媚,满目色彩斑斓的花木扶疏。有人说,秋光催人老。其实,秋天才是人生最丰富最美好的季节哪!花甲之后,我将继续与读者书友们谈书,分享读书的快乐。

此为《暂不谈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自序

花技术,最终以挂毯的形式呈现。

我校秦岭老师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以传统文人水墨为核心语言进行当代玻璃艺术创作,此次展览的作品是他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艺术创作项目的系列作品,另外还展示了他带领本专业同学一起于2018年夏天刚刚完成的水墨户外琉璃公共艺术作品,也是目前国内完成的最大的户外琉璃艺术作品。

此次展览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教学成果的汇报,此次展出作品中包含了许多我校优秀学生作品,这是对我们教学创新实践的回馈与肯定。

必须明确的是,各种技术的使用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通过具体的教学实践培养学生对外在世界的敏锐感悟,才是材料艺术设计教育的真正意义所在。这次水墨语言在艺术生活化中的应用仅仅是一个起始,在未来的实践和研究上其实还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发挥,这也为今后的艺术教育之路点亮了更加长远的方向。

一本文学刊物的历史,也承载着一个城市的文学记忆和时代新貌,明起刊登一组《文学的香火》。

责编:吴南瑶 林明杰

我的文青时代

序跋精粹

夜光杯

